

幽谷餘韻

共三十

十二

番外書冊

和書門		類	
二六三六三號	七四函	四架	三〇册

内閣文庫	
番號	和26363
冊數	30 (12)
函號	206 237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幽谷餘韻卷之十二目錄

文部

書牘類

寄大聖慧關和尚

又

又

又

又

又

與癡學和尚

與異峯師

答愚首座

又

又

又

與本願大光和尚

答岡野石城

淺草文庫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與立田黃先生

與大光寺庸具壽

與桂川先生

又

又

又

與桂川甫周

復亨寬和尚

寄篠應道

又

又

又

又

復河原棠陰

寄石城

答小松

寄大草鑿生

又

復今井英士

復通長

與青山

與鎌原桐山

又

又

答西澤茂臺

寄呈清福州鼓山

與清蘇臺傅氏

與朝鮮寫字官金天壽

幽谷餘韻卷之十二目錄

幽谷餘韻卷之十二

近江 高島沙門千丈實巖 著

信濃 松城鎌原重賢子齊 編

文部

書牘類

寄大聖慧關和尚

巖者好山水之甚者也、昔足蹟所及其山水明媚而
適我好者、以豐城為最、然以豐城比我近江、其優劣
相去、何止邾呂之於齊楚邪、今也投窟信北、幽僻十
年于茲、固雖多山、而帶水者鮮、雖有帶水者、亦皆悍



湍急峽動爲之困而厭其艱嶮也則好山水之心灰矣故雖近江形勝亦自忘之況其餘瑣瑣者乎然於豐城山水情未能之忘者獨以有座下拄也私竊追惟疇昔扁舟徐破微雨掛席於淡烟中汎隨鷗鷺而下花柳之灣以抵溫泉亭下恍惚無以異夢寐也而今東西逖焉而座下則耳順巖亦踰知命矣沉巖薄祐誤履禍機雖曰名爲住山實乃土木厮役耳既而內乏輔佐外闕檀護負知己廢舊業悠悠匏繫未知所稅駕也安得自趁身健再從座下而遊烟叢雨笠往來乎嵐光翠色之中以奉蒼月之歡且講道德論

文章翫書畫時聞梵音隆亮成金石響如彼眾藝童子親授善財者邪每思及此未嘗不淒涼酸鼻也然以闕允拮据不遑久怠奉訊罪無所辭去秋忽辱瑤音且拜湖筆二管淨指發緘字字戀戀宛接警效況復深山幽谷何幸俄得文房勝友而挹之華氣也下情激切不知所謝伏審座下燒香勢廟因辱掃龍光弊師塔同袍之誼高哉至于顧伊藤氏於洞津副其平生霓望巖亦預賜想彼拊髀爵躍耳山陰方言以無副本不許出借謹聞命矣令徒勤公負笈遊學有成則已否則不免乎捨父逃逝之謗而已若夫從

國至國從邑至邑偶爾以抵弊山巖有尼之之術請
 勿慮焉巖舊作拙稿皆為祝融氏奪其後所成五百
 紙許皆野俗語不足覽也註參同契寶鏡三昧者目
 曰杓卜編和鐔津大師山遊唱和集目曰雅臭編者
 竝欲一呈座下以乞隳括左右無能書者以為遺憾
 矣時令餘寒座下動止萬福臨風無勝瞻依

又

實巖頃從弊師擇鑿於京因摳衣趨泉流特為二代
 和尚掃塔兼賀座下之盛舉也座下巡監其地未返
 獨步松間俯仰塔前離離宿州幾及數寸倏忽歲月

不堪遺感彼曰交臂成今古者其知言哉想座下屏
 迹僻疆不必營營應酬咬其菜根伴其鹿豕應養聖
 胎能好事矣如巖也混身叢社枉廢舊業猶市中虎
 豹志不忘山林也若有翻身之路忽掣斷黃金鎖應
 從座下以倘佯焉

又

書肆薄暮立談未央蒼皇分手洛陽爛漫鶯花之色
 轉眄化為渭城朝雨使人黯然銷魂哉想一舸順流
 解包於老林大成頑石渡邊氏名君彈聞其劇談佳話雖老
 林忽生春意頑石枉傍點頭耳孰若果獨侍八十餘

老師接納緇素刺謁以棲棲乎客舍風塵中茲致香
 資二封一則弊師上泉流開山和尚一則巖上泉流
 二世和尚另附煎茶一包即太陽山所供竝巖不能
 躬齋趨拜二師塔下請座下代布陳之頃所約漢書
 纂座下十五城也巖所償蓮經卞和氏之璧也座下
 若學秦王巖亦學相如請勿食言

又

六月三日手教竝漢書纂六冊大成和尚黑竹一紙
 竝自書林小河氏達之乃審太陽別後直抵泉流修
 薦二師忌齋居亡幾杖屨又還故山想當黃梅淫雨

之時必多跋涉之勞今雖三伏已徂炎威猶甚不知
 起居安否杲侍弊師於逆旅不得趨泉流齋筵者狀
 想必見諒焉漢書纂實珍籍也座下三十年前承化
 城令師教購之今為杲割愛見授杲敢不感戴以寶
 襲焉大成墨竹特覺精神轉獻弊師足慰老顏弊師
 還自太陽逢人必稱座下華音讀杲代作祭文喜氣
 每溢眉睫之間毋乃老後一愉快乎永祖真蹟墨本
 一紙十六應真像二幅附函送上匪報也近作疏語
 三首謹乞雌黃

又

暑威炎炎如坐甑，溽尊體起居康寧也。否千里山川，無任瞻依。弊山仍舊，一眾無虞，但有爽堂一件事體，如向及尊聽也。遂使徒子詞訟錄司，錄司召巖拘留逆旅，已更一百三十餘日。頃者方得還山，休息然事未白，錄司馳使於關三利，蓋欲承命以裁之也。雖錄司哉不敢以私定其是非，事情鉤連難裁。如此巖為東堂冤屈，可知當俟關東使僧之還，復走錄司聽其斷案。紛紛世事能奪人間使，入困窘一何至此。雖然謂之世事則世事矣，若求諸已以為真諦，則雖馬鳴龍樹等諸師對眾外道破其邪見，顯我正理以制種種論部亦未有之外也。巖每坐廳下與夫數輩互論曲直而觀挫折竊自作如是觀，則無一事滯芥于懷而其麤言細語皆策我進道者也。座下亦嘗從事於此其所對論精微折秋毫矣，豈巖等之所及乎。今因問候輒發狂言庶幾座下諒焉，勤公煩任庫頭分座說法其期稍近座下亦當刮目俟之。琳公冒熱發錫無傷則好，不宣。

又

伏惟座下履此新社法候萬福悠悠。川曷勝瞻依，果託庇仍加馬齒望安垂念。徂冬勤公還山謹拜手。

教且蒙數件，腆貺竝文評以下，古滄浪品目等，應需
 膳寫以惠，曷勝感謝。杲去秋掃塔龍燈，省母江西，以
 九月晦旋歸，則我東堂詞訟一件，再生風波，杲為之
 簸掀，夙夜不寧。又會江西告以母訃，哀毀薦拔，不遑
 啓居，而歲亦莫矣。既而漏盡鷄號，則賓客雜沓，所謂
 住持事繁，較諸座下高舉世表，不苟交人，煙霞泉石，
 日成妙趣，樂以忘年，豈止雲泥是遠也乎。慙慙愧愧，
 勤公執務孜孜，赤心扶助，此亦座下道愛波及。古云，
 河潤九里，漸如三百畝矣，不其然乎。謹候春禧，兼布
 謝悃，餘寒料峭，自主。

與癡學和尚

去秋所惠書，竝腆貺，不經數日，而落掌矣。焚香拜之，
 則見寵光暉映，林壑座下道誼敦厚，何久而不易也。
 感喜無已，便欲速發嗣音，以謝眷愛。冥鴻不可得也，
 又欲特遣侍者，代執禮於堂下，唯是隱棲蕭索，徒子
 僅足薪水耳。故因循不果，素懷妄負不敬之罪，羞澀
 無已。此日春新，漸向和暖，不知尊恙稍差，起居輕安
 也否。杲仍舊重齒，悠然長對烟霞，以睡于蘿窗之下，
 但恨意氣如昔，而身力已衰矣。所謂雖不瘦，牛已
 瘦者乎。春杪將適西湖，坐夏舊隱之地，寂湛近退大

寧歸休桑梓與果隱棲僅隔兩牛鳴則當時時會晤
 話舊因顧座下於天涯而屈指於舊夢實晨星一點
 已今天一賜邂逅共得抵掌傾懷生涯之幸何以加
 焉偶獲快便專致宿謝兼候近社不腆二品匪報也
 伏惟加餐

與異峯師

向足下自長府回錫於江東也辱聞巖謬任雲山首
 職賀以腆貺副以妙偈乃自法泉達之偈語甚婉腆
 貺洵美敢不拜邪雖然東西既隔冥鴻罕遇是以不
 得輒答以謝早暮怳怳不能忘耳及巖旋梓乃聞足

下亦盤旋江西諸寺即願一把臂於比良小松間共
 賞雨奇晴好不可得也適得足下所留折柬於光正
 寺讀之乃知足下過巖梓里而會巖出他遊故不一
 垂青眄也戀戀如何不意頃在祖山齋會一挹顏色
 唯是稠人曠眾之中不能敢奉頃刻之歡亦益戀戀
 已巖以今月下旬方發梓里再赴長州特為維持瑞
 雲山主交代也巖師則八旬母亦踰七旬捨之遠遊
 海陸俱難若不幸有大故縹緲錫杖匪鯤匪鵬豈可
 得而扶搖哉每念及此泫然泣數行下因想足下浩
 然云旋時覲老師日會法族而以法喜自處母乃霄

壤之遠乎聞近有請足下於版首職者而足下不肯
焉方今在叢林間衲子所譟競者獨此職也而足下
深避之將有意矯時弊乎雖然鄙諺有之曰荷葉亦
賣有時足下其思之哉時稍冷矣請自愛

答愚首座

曩領瑤函與瓊章滔滔其文序契闊詳矣郁郁其詞
言道情盡矣交誼見焉寵賜足焉然以疊扇一握副
之扇已佳品而畫及贊皆名家之出自非老兄博遊
藝苑以乞致之焉得清翫頌及邊鄙如此者乎蓋君
子之寄物於人也必有意之所寓今兄賜嚴以扇是

欲使嚴扇道風乎嚴雖不敏敢不努力其擇以芭蕉
圖者是欲使嚴益窮淨名所言者乎如其贊辭也僅
二十八言而說法足矣不是其人恐未易拈出耳由
是觀之兄之所賜嚴之所拜非獨一扇而言之也嚴
敢不謝欲謝不果漫漶迨今職由侍老師於小院灑
掃應對之不暇加以痼疾數發與性不捷翰墨耳非
敢自外忘高誼也茲再辱書問其浮沈嚴罪無所遁
唯兄亮察幸甚來春九國之行早晚為期誰為同行
船陸竝難自慎為最夫九國近世如戰洞下掃地無
人不知濟卞有幾人乎俟兄東歸願一一舉示之

又

去年之春，手東與洛陽霞色，自西而來，發緘讀之，芬芳襲人，華滋可挹，唯以弊山，土木劇穴，未能酬其久要，高誼雖知，心如座下，亦恐訝焉，承諭座下，不肯畱鄉，住院，一錫飄然，復入叢林，可謂為道忘身矣。果匏繫一方，荏苒度日，精力有限，事緣無盡，崎嶇龍鍾，未知所息肩也。孰若座下去，就自狂，洒洒落落，而吟傲于汗漫之外，相見無期，請力嗣音。

又

果啓，果與足下睽別，而更七年，恍如一夢，足下快脫

住山羈鎖，果尚守株，一方今秋適遊京師，相見而歡如初，且日過從，為果戮力，修補燼餘書籍，熙熙其狀，如不知勞勸，為何事者，近者書林完致，其書每披閱之，未始不感足下勇為，俾果再全其書，以獲文房一大師友也。至其應果哀求，欣然輒授唐大和尚傳來舍利，以為深山蘭若靈鎮，更遺丹崖遺墨六紙，及妙刻圖章二枚，以具僻地清翫，可謂能捨難捨，能施難施者也。果何人斯，乃使足下傷惠如此，重稠哉。未知所謝，如其佛舍利也。親盛鉢囊，一路繫頸，雖宿逆旅，若有淨信，士女出而拜之，及還山也，晉會道俗香華。

供養以結勝因。雖曰彊硬難化野老，無不膜拜稽首而歎希有哉者，則果坐覺太澤之陂，狐狸之墟，遽發祥光而感動山嶽也。豈勝法喜，頃得宇野氏書，粗足以審近況，與徙鹿苑之狀，寒威日嚴，自愛為最。

又

去秋光顧，清話數日，極慰卑懷。只恨邊地固乏供給，雖惡草具亦不能芼，以為歉耳。厥后得密信，宿松巖躋攀戶隱詣善光寺，凡我信中千巖萬壑，驅入行卷，不自知重，何其壯哉。果歲晚走于江府，賀春幕府，以正月末方得來歸。何圖佛涅槃夜，眾寮西簷，歛然

火起，殿堂門廡佛像經卷不遺一物，皆為祝融氏奪矣。此果夙障與山不幸相感至此，亦時狼狽，見聞寒心，況足下在千里外，不意聞之，豈不盡然失色乎。蓋土地神以此奇禍，施投轄手，以欲使某不遂急流勇退之志，而再入爐鞴乎。若幸有壽比及十年，當復舊觀，若或不然，當成深山窮谷之土，而暴枯骨於冰雪下，私竊念之，必有因緣不可遁者，而然為耳。當讀佛鑑行狀，見其公月始領徑山，明年四月乃罹此禍，果以三月入院，而至二月乃有此變，較之徑山僅多數十日耳。徑山再造，後六年再燬，果日夜所慮，頗在以此

矣、近日眾寮方成、庫院方丈、亦當尋成、適有快便書、
 此併候近候、而至、予民、亦此變、妙、登、山、外、之、
 與本願大光和尚、山、即、幸、印、民、八、并、此、歸、早、
 武陵溪畔、傾蓋握手、商量浩浩、旁若無人、彼其別峯、
 相見、何以加焉、既而還山之後、忽有舞馬之變、內外、
 所有、焚蕩殆盡、然山固富良材、且人左袒者多、經營、
 成緒、可立而竣、幸勿慮焉、嗚呼、順逆禍福、世出世間、
 所不免也、五祖演禪師曰、萬般存此道、一味信前緣、
 杲以謂、若得萬般存此道、而信前緣、甘心忍受、則處、
 逆為順、轉禍為福、亦總托自己、脚跟下、七縱八橫、始

無避、彼就此之理、然則杲今且遊戲土木之間、轉大、
 法輪者也、然而此難與俗士言、自非知己、如座下者、
 安敢發此狂言、秋暑為奇、保嗇道躬、并、知、然、

答岡野石城

貧道不天、為俗事、因今來寓雄藩也、專待罪於錄司、
 雖則未知是非所歸、亦不敢不避、一時嫌疑也、故迨、
 會三村氏、抵足下、命竊以微意告之、非敢自外、固時、
 勢使然也、豈意足下卒不瑕、殄乃以瑤函先焉、貧道、
 且驚且喜、潔手發緘、反復讀之、文辭之美也、謙讓之、
 光也、璨然盈溢、尺一之間、宛若面挹芝眉、晤言一室、

古云、傾蓋如故、今足下與貧道未及傾蓋、而情已如膠漆相入、何必相見、而後謂之知己乎、伏聞足下家世、雄藩名臣、而不乏乎膏粱聲色之奉、然足下卻掃自處、日恬然于圖書間、銳精湛思、以樂古道為娛、使方外士如貧道者、不勝歆豔也、哉、貧道託迹禪林、甘為不立文字、徒而宿習薰染、不能自淨、雖則禪餘、恪晷寄思、編簡亦唯雕蟲之技、蔬筍之氣、今齡已登、知命、未能有所顯著、悠悠匏繫乎事緣、徒取笑於視聽、不亦愧乎、至如華音、雖嘗與有聞焉、亦唯邯鄲之步、幾失故步、何足以稱君子之前者乎、足下過聽辱稱、

洞通是諺、所謂無鳥里蝙蝠而已、使貧道無地蹴踏哉、一件俗事、未知何日斷案、固亦無人為之先容、逆旅競競、度日如年、雖然、凡事久之漸白、坎止流行、自有時矣、辱荷足下垂念、感謝曷已、春寒料峭、請慎貴恙、

又

昨夕賁臨、劍佩鏘然、暉映僑居、清談數刻、商略古今、雖入天祿石渠、讀盡盈棟奇書、何以加焉、貧道為塵事、奪未能謝、以一字忽辱手簡、埤以佳什二篇、洋洋其言、雅贍典麗、皆君子之情也、貧道不知所當、喜愧

交集若賜假借以緩數日試塵嚴韻敢以請教今朝
春色稍媚然一介羈旅僧闐寂面壁孰若足下與諸
君陶然對花鳥

又

向請笏銘而辱諾焉昨得眷顧而審成焉今朝抵笏
謹請書焉在昔李太白為玉泉山中孚賦仙人掌茶
蘇子瞻為佛印元賦錦玉帶以鎮山門是唐宋美談
成我叢林盛事矣顧茶微物也資口腹耳玉帶俗服
也無成我用然得二子品題其物千載不朽豈非文
字之靈乎文字雖靈苟非其人則不能神其靈也夫

其靈而神也唯在人之為人乎今足下春秋富學
業進蓋籍風流迴非倭人氣質貧道雖無道德可攀
中孚佛印亦足以知足下當以斯文木鐸一方而媿
美於古人無疑故欲請銘以遞諸後而使徒以為
口實而識古今儒釋歡洽其道一貫如此所期其唯
是已不然我笏雕琢雖美漆土雖精亦唯瑣瑣木梗
其速朽也豈可比茶與玉帶乎聊書數行敢布腹心
請終惠為荷

又

近聞足下不幸新有風木之歎雖不自覺驚悸之甚

而以左右無人未及敢修一字叩敬漫患之罪何以謝焉貧道仍爲魔事拘留未能一錫飄然還山疆劬古人市中間居放曠消日雖然無由躬趨以慰哀毀今得侍者再來聊馳數行以旌生芻之悃令兄河君儼然枉縑絰中則非方外所敢唐突伏請致意

又

淑氣氤氳山川帶春足下履此新社筆硯康寧無任欣抃野衲偷生空門犬馬重齡不亦慚乎去年始得識荆之期既已近矣雅會清談轉眄之間皆成陳迹戀戀無已史記便讀又致一冊若有可採不妨稽遲

否則與前三冊共封返之新年佳作想必堆案請頒兩三首

又

辱領手簡署曰季春五日且稱去春斯日始枉顧於逆旅於戲日月如流去歲若微閏月已過于暮五十餘日豈勝感慨史記便讀制帙護之深荷高誼且感執事愛書之甚更拜矮箋百張幽谷壞衲暴富文物唯慙嶺上白雲不堪持贈以謝萬一無若之何承古川生爲東都遊自餘社友起居無恙不亦慶乎古川奇才雖執事識拔之亦不得免肄業漆工雖如可惜

而衡必傾于重則彼寄身東都以其餘力而進于學必矣後漢申屠蟠漆工也郭林宗嘗識之果成令名今執事之於古川可謂前賢後賢其揆一也不知古川何日還家貧道刮目遲之詩韻箋從前命呈覽之隨意稽留之京師書肆報淳化帖斷本難致之狀想必射利之故也願賜以報令兄河君他日貧道遊京當得運一良策且待機會幸甚蕎麥一袋敢享左右恐不能及執事采地產哉青山氏書辱轉達焉內有佳什不能輒和後便為約山中雪未全消草木未吐萌芽今月十日北行數里植杖試之雪猶餘三四尺

因憶去歲上巳前後貴藩風光梅花繽紛柳條扶疎料知今年亦必爾也執事肯讀此書以諒山中春事如此則恐執事峭然縮頸也哉

又

貧道六月十五日造託江府館于築戶神門傍以待官司召案至七月八日方纔一徵對決一二事已自爾至今絕無動靜若不幸遇文吏弄法入麤入細未知帶累幾人拘留幾年斷案幾時貧道山窮水盡無路遁矣近雖締交於數輩雅士以聞未聞以見未見奈何區區旅懷不忘山中幽閒恰似北風胡馬南枝

越鳥向獲令兄河君及藤嶺南辱枉顧於僑居清話
半餉大慰鬱情只是陋巷蕭索批風抹月何勝愧憾
卻憶前扣文房飽享盛膳三更踏月以歸逆旅彷彿
如隔世事嗟乎何日復有斯樂又想新誕令郎與日
共長岐嶷可愛臨風佇望無已秋色稍清請彊飯

與立田黃先生

舊臘以書特報桃源院法印見嗣音之情狀想已達
左右矣發春以來山中日雪孰若貴鄉較促梅柳先
生新酌屠蘇嫣然對客俾彼萬病回春壽域何等慶
快也厚木氏寓京師受業儒生杲暮月之間亦當有
路上一層樓以縱千里之目我與先生舉踵竝之

與大光寺庸具壽

向蒙見求天德禪師塔銘及忌辰疏語近日屬稿成
矣雖竭力以振筆不能發揮禪師德業萬一屢欲以
附丙丁反恐孤負來意故不得已命人繕寫以乞雌
黃請任意改竄之初聞貴刹舊記有持統帝賜絕
之語讀者誤為絕疑之山野竊按是必非絕恐絕字
之筆誤也絕與纒同商支切音施紬也說文徐註纒
今俗別作絕非是唐書食貨志丁歲輸綾絕二丈史
記范睢傳取一綈袍以賜之註索隱曰今之絕也正

義曰、今之麤袍、前漢文帝記身衣、弋綈、註綈、厚繒也、蓋今之絕也、由是觀之、字與絕異、而其義可見矣、今雖非塔銘文、所以必要彊解、而聞舊記所載、誤讀爲絕、以致難解、故併及之、

與桂川先生

竊聞執事、善扁華之術、該文武之材、位任法眼、名耀羣僚、豈勝歆羨、貧道幽谷野衲、杜撰禪流、與淨福愿師、同宗交友也、嘗於愿師室、讀執事手簡於手簡中、吟執事佳什、且觀執事論辨我宗寺院門貼、立春大吉、四字、證其文字之無表裏、以彼文宣王米南宮等

數件、情知執事非獨長其術、實爲風雅偉人、博物君子、又知愿師方外知己、而過支許之誼、敢不欽服也、哉、貧道去年以來、會有支院訴事於官、頃者爲彼來寓府內、日待召案、不暇他遊、愿師所託二包、雖欲自持、以投門下、未可得也、今日特命侍僧達之、請收愿師書、或有言及貧道者、敢乞勿怪、面見稽遲、

又

向宿高堂、清談一夜、勝讀許多奇書、且見芝蘭玉樹之盛、疑遊謝家庭階、感荷已深矣、今復特馳瑤翰、辱約昔夜、再謁信宿、雖慮連次攪擾、不敢不領命也、若

非有官府召案必走奉謝餽粉字扇厚荷稱謝豈勝
汗顏向領壽帶香已以為傷惠今復遺萬壽官香執
事橋梓何好施之甚也洋洋來諭不能具報諸當面
謝諒察

又

剝啄及門以謂襪襪觸炎而到出而接之復辱玉函
慌忙洗手於薔薇露跪坐讀之就審執事昨領龍鷓
隨從之命恭惟錦纜牙樯橫笛短簫何啻起舞潛蛟
鼓動龍穴何等壯遊辱諭貧道緩今夕約約以二十
四日謹承教誨拙作山誌夜來寫之意欲今夕持走

以請雌黃因阻回便呈覽幸賜改竄剩暑為奇伏乞

自玉七月二十日

又

貧道以閏七月初旬來遊京師因駐錫者數月于今
頃得長菴先生訃客中殊覺亡聊悵悵東嚮銷魂而
已憶昔拄足下席得與先生傾蓋尋之承其眷注誠
如有夙契者至若其所奉持菅右丞像及彼真蹟妙
經一軸舉施貧道雖彼寶珠為嘍者何以加焉今而
思之恍若邯鄲市上黃梁一炊之夢雖然貧道亦浸
老且病矣則應不久而追先生於泉下豈多時之別

平、譬之馬騎、唯一鞭遲耳、如彼中將姬、書佛攝受經、傳教大師、本行集經、慈覺大師、金輪要略法、小野篁、觀音賢經、火宅、僧親鸞、阿彌陀經、亦皆遺命、欲施貧道、貧道何人、斯得如此之法寶、於先生之種種邪當、創立一區精舍、以納管神以下、卷軸、永不湮沒、以旌先生之德、是貧道之責也、貧道書弔其家、且陳所以任責之狀、足下亦當以貧道意、諭其長子及家人也、貧道所囑是耳、請諒、

與桂川甫周

貧道向荷足下辱以拙作杓木篇者、一辱託之薩州官吏、而自琉球抵于福州鼓山、以乞批評、貧道幸出望外、而埃之嗣音、夙夜有如飢渴、然漠然不審其浮沈、今且四載矣、請足下督之、以終惠焉、豈止貧道一已之榮實、東方禪林之幸也、諒察、

復亨寬和尚

向辱過訪、爲巖談、東方勝、歷歷若視、掌然使巖不起、衽席坐窮、乎富士築波之巔、而遊乎松島象瀉之間、快哉、快哉、至說正泉寺血盆經、因由、乃消多年疑冰、以發聞晚之歎、而懺已往之過、幸甚、幸甚、今賜手簡、兼蒙踐約、遠寄經及緣起、且命譯國字文、以爲華文、

是乃作者大業豈巖之所能乎然座下與寺主相謀
 欲使此經流布久遠而自震旦施及身毒等諸國以
 濟一切女人業苦且使識我日本雖為粟散小國而
 佛法繁興之域而有如此之靈祥如此之神驗明效
 察其慈愍之志彷彿菩薩之本願而可謂佛者之急
 務矣巖於是以此謂若以不文輒辭免之恐負不能隨
 喜功德而不勇為之責故據所寄國字文不敢私竊
 增損事體聊成草稿一篇應命豈緣起之云乎但以
 漢字書之耳豈譯文之云乎亦唯學焉而已矣尾以
 巖昔誤跨疑信之故書而附之請一覽後削而除之

唯如經首羽州追陽縣羽州當是出羽出羽有追陽
 縣邪曾聞此方多有釋尊說法之地不知追陽縣亦
 其一數乎巖也固陋未曾染指國朝載籍往往面牆
 此類多矣座下必有所考若賜教諭幸甚

寄篠應道

幽陽園主嘗為貧道盛稱浪華人士之秀及至今弟
 朴公來寓弊刹乃知足下亦系園主所稱而為之巨
 擘也今得所寄手簡及佳什一章又識足下亦嘗於
 幽陽園辱覽貧道禪餘野語乃知縑流有癖好如貧
 道者於戲士之於世豈苟定交交之於道豈以新舊

而論之乎、合足下與貧道未有一日之雅、而爲方外
知己矣、彼曰、目擊道存、傾蓋如故、不亦迂而疎乎、故
不自愧形穢、聊和來韻、敢擬木瓜、請一粲焉、來論以
去歲所惠書、竝詩途中濡滯不達、謙曰、鬼神爲僕藏
拙、而今復之、無愧於心哉、吁、有味也哉、君子之言也、
然以貧道觀之、豈其然乎、是必爲彼六丁之奪去耳、
今所復者、千里無恙、而落于掌、貧道之幸也、況如所
惠新刻墨帖、筆力遒勁、華氣逼人、其能不陷覆轍、而
致于險惡寒鄉者、蓋有鬼神遠爲貧道追隨以護送
者必矣、可謂幸之又幸也、貧道有廬、在干西江、歸休
非遠、會晤有托、請玉起居、

又

舊臘辱獲手簡、乃審起居康寧、筆硯不倦、教授無疲
之狀、且具見諭、曰、待貧道浩然振袖、以遁寒鄉之情、
貧道數復其語、歎歎不已、貧道雖居僻國窮困、亦甚
而中原知己、有如先生者、不亦樂乎、今有松代武人、
兩角氏者、得暫暇於主侯、特詣勢廟、及八幡、且
欲刺謁華洛儒雅諸君子、然而無有相識爲之先容、
若得此書、走扣玄關、請賜延接、而奉餘歡、貧道願也、
先生惠也、乞恕冒瀆、

又

信中二月餘寒料峭、緬想浪華、風光百花爛漫、足下仍舊教授無倦、悵然佇望而已、貧道衰朽已甚、雖欲投老、琵琶江舊隱、以為暖國故丘之土、不可得也、山川悠遠、以與足下、晤言無期、為平生之憾矣、嗟乎、欲還不還、欲適不適、其狀頗類雪山、寒苦鳥耳、足下請慎眠食、保壽為最、

又

徂夏朴公紹介、請求足下所祕、設利羅數粒、實希世珍也、貧道幼讀涅槃經、竊欲得其傳來、真正者一顆、

以終身供養、矣、數年前、從羽山僧、獲黑點二顆、今併足下所賜、乃為黑點、舍利三顆、鹿王院、舍利四顆、竝雖其分而最微矣、而傳來之正者也、按涅槃說、設如粟碎、可以奉重、況乎七粒之多、於貧道足矣、因欲為贊、以記來由、兼在足下、及彼僧喜捨高誼、而未能屬一辭焉、職由官寺、世務劇冗、豈勝慚愧、朴公亦見督責、數焉、若有閒暇、能得構思、必具電矚、以乞教耳、不宣、

又

恆川和尚云、旋授以華簡、讀之恍若晤語、一室又如

身入珠宮貝闕而掇夜光明月於左右何賜如焉迨
 至讀其悼令兄通神先生沒于鄉令弟樸公寂于高
 田之語實是一字一淚使人不覺酸鼻不已足下孔
 懷餘情自歎亡聊之語亦誠可恤然而緬聞日日多
 會諸生讀書館下英才郁郁以聯芝蘭玉樹之美於
 庭階者狀舉踵西嚮無勝歎羨貧道今年七十四四
 音近死人皆忌之然幸無病放曠度日但恨錯滯苦
 寒之鄉而無由浩然振衣以致骸骨於和暖之域耳
 伏承大雲寺鐘銘恆川和尚屈請足下寫之貧道未
 能往觀想必銀鈎鐵畫虎跑鳳翔辱使野文不朽鐘

亦榮哉貧道有廬在粟津原義仲寺後亦瀕湖佳處
 也桑榆殘景飛錫而還當買一葦於淀河以訪足下
 為首請慎藥餌以保長壽餘復奚言

復河原棠陰

辱接瑤翰乃審滿堂春禧維新貧道老邁然幸仍舊
 加一馬齒慚愧無勝聞足下埽室日待貧道有飛錫
 之興友誼可感且待餘寒稍薄應翩然振策以敲月
 下之門而賞花陰一夕之閒而已

寄石城

屬者辱致意於樋口氏乃知東觀在近昨會太草氏

來告別果審其期既逼今宵然以身罹微恙不能躬
走面別豈貧道之意乎適得仁科凍齏數帑敢旌餞
敬途中浸以冷水俟其稍輒可食啜之庶幾足止一
時暑渴請命從者附之行李頃者多雨暑亦酷矣悵
然東嚮目送而已

答小松

白紙寄來特屬巖寫禪語顧足下深信周孔之外別
有我宗門事乃雖不敏如巖亦宵齒及至此何等高
誼巖雖素無臨池之才已辱方外之交敢不聽命雖
然禪離文字絕語言苟涉語言文字者皆非禪也古

今稱善知識而舉揚此事者逼不得已或指鹿為馬
或證龜為鼈以至呵佛罵祖以為禪者又逼不得已
強錄成冊以稱禪語以名禪書皆是無味之談如木
札羹似鐵釘飯若能咬破這箇自知裏許百味具足
那時始信鴉鳴鵲噪聞水松風都來不立文字教外
別傳之說若能恁麼信得及恁麼透得徹即今寄來
一紙白紙含藏無量妙義無遺足下請看如何時寒
加餐保壽

寄大草鑿生

十七日之惠顧雖忝頃刻之歡而底裏黯然離別之

情特覺觸自淒涼銷魂沉又淫雨侵席泥滓沒屐亡
聊之思豈惟愧其供待之薄啓行近矣想必百事鞅
掌矣林下更無可壯行色乾草數十莖近自仁科山
中致焉轉送足下敢表餞意請啖收焉

又

貧道移錫長國今且十載矣夙夜為禪規縛循鐘鼓
而進退治簿書而可否何暇與文人才子晤言一室
以樂頃刻餘閒邪去歲解印寄身林下雖似稍適劇
務亦未能謝絕俗士應接動致戶外屨滿而終日不
遑飲食其為人情所屈喪可惜之光陰與住持時無

以異也昨蒙足下袖佳什齎伊蒲且帶數編珍書來
師而討論古今也誠可謂幽谷覺音矣至其詩成揮
毫旁若無人而不覺遲日之暮夜向三更猶不忍歸
難題必賦僻韻必和而苦吟不能止者誠可謂騷壇
猛將矣如貧道及數輩僧侶詩固亦禪林故態所謂
蔬筍之氣耳然足下聚其稿卷而懷之蓋欲繕寫編
之以記一時之雅會乎貧道竝二三子可謂幸出望
外矣貧道於足下之歸之後獨據槁梧挑燈趺坐以
讀所師嚮風州者見其所載勢南桓卿昔寄貧道詩
恍惚有思其人然不復記昔日已和也否況嘗為祝

融氏焚蕩而失珍藏典籍及拙作草稿則迨于今不可得而檢焉今賴足下嘉惠乃得再讀彼詩宛若會我舊友感興不已乃試和之深更率意之語不足覽觀然而迄今完璧其書乃寫以博一粲亦區區謝忱是已

復今井英士

辱接瑤函首承清淨林師諄諄示諭次審足下徑由京師與春蘭洲邂逅東山齒牙餘論偶及野衲且領蘭洲所託一封讀至書尾乃蒙席上佳作見錄而焉多謝多謝野衲昔嘗留錫長門東廬山中前後十年

其間往來華洛數反是以飽知海陸難易因想足下歸來未幾必多旅勞然為野衲肯費懇情何其至此野衲近繫霜露之患不能速走以致謝焉千萬乞宥謹和佳什芳韻投之請吟置諸復蘭洲書輒恃來命敢煩左右若得幸有南飛之鴈請以附之皆川生詩亦辱錄師蓋才人乎想足下逆旅相逢而有才者當不止此他日面晤庶幾有聞時寒自玉

復通長

昔者范文成公勸圓悟禪師行脚送別以詩其詩有言曰觀水直觀滄海之闊登山須登泰山之巔今也

足下、遠離鄉曲、遊學東都、東都鉅公偉人之所輻湊、
文物之泰山也、藝術之滄海也、老衲敢爲足下、誦此
兩句、以祝遠大、請努力、十二月五日發書達矣、乃領
珍菓一筐、豈勝感謝、時寒、自玉、

與青山

令弟就塾東都、想必有成、何勝歆豔、頃得書信、慰諭
諄諄、足以見舊誼矣、老衲去秋以來、累有病惱、因爲
藥餌來寓、松代過冬、然與緇素不通音信、非獨足下
足下莫怪、則幸、今爲令弟、勉削短牘、請附便羽、暖回
路乾、當反舊廬、春寒恐峭、保嗇是祈、

與鎌原桐山

貧道月朔還山、乃審執事、特枉高軒、空題鳳字、憾念
不可言也、貴稿二篇、不能速解、輒加一辭、請遲數日、
所惠寒具、厚荷雅愛、謝謝、其、

又

辱領珍味兩種、足以賑濟茅菴、淡薄多謝、多謝、昨之
枉顧、室無侍者、茶亦不享、曷勝慊憾、守塔珪洲、明日
若來、當致高意、桂珪不遠、賢慮妙哉、

又

早魃爲祟、近況如何、佳稿加朱、亦唯命也、埋木由緒、

勿強勞神野衲眼疾微惱不能縷縷海容是祈

答西澤茂臺

早春辱惠漢字牘始見足下文章之高而至恨見之
晚但以老病踈懶不能輒修嗣音以答盛意不亦辜
負年少才子者乎頃者拙集土木之役自鎌原氏累
及河原君想足下亦應周旋為勞貧道所甚愧懼也
貧道亦有所聞雖曰自竭其力亦恐多有倭習可嘆
者足下請與河君及同僚諸才子肯為貧道時捨公
務餘暇痛穿鑿之精隲括之勿使貧道猥塵雄藩之
名茲有一舊話顧貧道少時與荻生社中一儒生評

論文辭言荻生文閒有文字顛倒其人憤然作色曰
吾物夫子聖人也其文曷為其然貧道曰汝之夫子
是聖人非聖人我不之知假使其聖如周公孔子者
若生日本而以漢字作文其必不免顛倒此習俗所
使無可奈何今汝所稱之人雖多撰著我未看之聞
其隨筆言夢中作文曾無倒錯此言即是顛倒最甚
者也察其底意實是不知後世可畏非君子之言也
況其學則附錄數書及六論衍義序其最應著力者
也我嘗讀此二書文字顛倒往往見焉可以想像其
全集鹵莽矣其人雖意差服猶秋顏色去矣此時荻

生門人皆為古人唯臬侯侍讀臬氏者年已七十有
 餘而存焉耳然時已病臥在牀蓐特遣門生厚請貧
 道一追其居即傳言曰聞師言雖聖如周孔若生日
 本而制漢文則恐不免文字顛錯必矣吁是天下公
 言也知師非有所黨故剝荻生者是則所以馳介
 以請枉法駕於陋巷也貧道知其年老不敢好勝真
 君子之人矣於是冑諾俟其公廳召對之日徑由訪
 之乃命延接臥內頃刻清談喜溢眉睫其後旬餘而
 長逝矣貧道未嘗對人敢話此事今為足下書之牘
 者博覽彊記如荻生者猶有此失則迭切磋琢磨以
 慎文辭不可苟焉且使足下不恪三餘之暇而能貧
 正失誤也未審岡野先生當時如何若朝而枉請代
 貧道乞賜指擿臨楮戀戀不知所白

貧道近來衰老多忘早春改名之論亦不復記
 封筒仍舊稱呼如先請免

寄呈清福州鼓山

日本國東山道信濃州安曇郡駒澤邑神龍山大澤
 禪寺住持比丘傳洞山正宗三十七世實巖焚香稽
 首上書太清福州石鼓山湧泉寺堂頭大和尚座下
 伏惟人有東西道無南北況我日本與震旦國纔隔

一葦烟波而已故唐宋元明際教者禪者措紳先生
 或往而受焉者或來而授焉者絡繹不絕如比隣也
 近世國禁謹嚴不許從事於此儒者嗜文雅者徒羨
 會稽禹穴之遊教者究名相者遙望天台青龍之風
 禪者要參學者空思九至三登之迹安得如彼祕書
 祕監與王維李白唱和最澄空海與道邃惠果親炙
 建仁永平與東林天童投合乎是以學者安于故常
 無有新聞已欠薰陶之功豈費涵濡之力哉巖本貫
 江州高島郡俗姓西片年甫十一受業勢州龍光院
 開山拈華老漢名實參十八挾包遊方二十九立備

嗣法老漢隨例奉

敕隸籍永平迨老漢寂董龍九

席居亡何遷住今之神龍殆乎十年于茲神龍者一
 方望利夏冬安眾數百十指實永平十一世的孫絕
 方奮公道場也巖道業荒涼福緣微薄濫巾竊吹夙
 夜慚愧而已恭惟貴山興聖國師豎法幢之名藍遞
 代接踵無不龍蟠鳳逸最後永覺禪師一嚴兼備一
 新荒廢為霖太心策鉅公偉人箕裘相傳聲名籍甚
 人境相稱使人歎羨今也座下道邵德優據其雄席
 挑其法燈以弄殺活之權以辨龍蛇之異巖也西嚮
 臨風雖欲樞本從參請後不可得也幸以官吏紹介

附琉球國會計謹呈嘗據永覺禪師所撰洞上古轍
 敢註參同契寶鏡三昧命曰杓木編者一焉以乞教
 於左右實是景行餘情今呈座下猶呈永師若以槌
 拂之暇俯垂電矚且評一二以賜回信豈止道無南
 北之謂乎實絕域之寵光也巖禪餘著述及小師輩
 所錄上堂小參等語積分部類者嘗垂四十餘卷總
 名曰幽谷餘韻不意八年前神龍殿堂羅舞馬災所
 謂幽谷餘韻全部亦為祝融氏奪其後隨成編錄者
 亦僅十卷又稍收拾燼餘且集為故舊所藏者復成
 二十有餘卷以存幽谷舊名今所呈杓木編亦係其

編次矣若幸讀此一編肯垂藻鑑則雖全部不能
 匿妍媸而嚴造詣深淺亦可以見矣然後賜如往日
 霖師獎譽玄光所著獨菴獨語豈止絕域之寵光乎
 實千載之知己也臨楮無勝戰栗之至伏以海容

與清蘇臺傅氏

狂昔蔣眉山先生來寓長崎也就學華音而能成者
 鑿生上野玄亭為最玄亭之門而能成者我洞宗僧
 天產但馬人也黃檗派僧太潮肥前人也加以雨森
 藤五郎對馬儒臣也雖更有如岡島氏者數輩亦唯
 華音而疏文辭則無所取產潮二師竝禪林之秀而



其文章議論實道德之秕糠耳貧道生于近江菰浦之中自幼出家不立文字以爲口實然而性僻頗喜文雅以禪餘暇寄思著述久矣然顧國俗讀書顛倒辭句羈縻倭訓雖爲博覽強記之士有所著述必不免其顛倒錯置而至文章雅俗句法長短音響之曲折節奏乃漠然委之弁髦者竊以爲不可矣乃迨腰包遊方數偷三餘之暇學華音於天產天產沒後復投檍山竺菴大鵬二師請益且遊長崎之初從遊大潮有日去會唐可亭沈草亭等諸君教其讀法數焉亦唯矻矻反復論語孟子不置一旦偶爾僉凡讀

黨篇恍然若有發天機者自茲而後每臨爲文雖無奇詭可喜之態亦自知得華音微益以免倒錯之累雖然天產大潮亡後世無天產大潮菴鵬二師亦已去世唐沈二君不可復見則我日本無復以爲知音故雖有所著述亦唯深自韜晦不敢輒出師人雖吾舊隨侍者亦未嘗獲闕關一二豈謂駿州僧慧紋竊抄數紙持走長崎請淺野氏紹介叨塵足下電矚足下其君子哉雖曰中華高賔文章秀才不敢唾棄哂之反制序文而以游龍燃犀稱之且道媿美史漢超邁韓歐而精于道德者又道是集埃工則雖中華英

彦亦將景仰而師焉於戲貧道何人斯雖與足下共
 生一天地間亦是彼此絕域之人而未嘗得半面識
 荆然讀拙文於萬里旅邸而賞且序如此乃至不讀
 全集為歎則貧道文比諸馬事可謂昔辱奴隸今顧
 于伯樂者也疇昔太潮評貧道文有兩漢家遺風今
 也足下忝稱媿美史漢夫史漢者貧道自幼嗜而讀
 之今以倭漢兩大家言如合符節私竊思之蓋雖貧
 道才氣闇弱亦微有邯鄲之步乎貧道齒頰古稀朝
 不慮夕瑣瑣禪餘彫蟲小伎素不求知已於鄉國而
 幸得之異域而會文辭雅馴議論溫潤筆翰精妙絕

無明季綺巧之癖如足下者則有所待而遭者非邪
 貧道死無憾矣唯以面晤無期悵然西望長吁而已
 拙詩二章敢布謝悃若賜擊節賡和手寫毛邊全幅
 再託淺野郵致不朽腆貺連城不啻請垂諒察

與朝鮮寫字官金天壽

山僧受業師拈華老人者近建寺於勢州號曰朝明
 山龍光禪院其地固大悲道場而傍山臨川朝霞夕
 靄勝狀不一其殿堂門廡至百法器凡叢林所宜有
 者無一不具足以稱安禪之佳處也固欲需世臨池
 之才額其山號若院號以揭焉也未得其人今也足

下、以翰墨、役從幣使、東征帆未岸、弊師既聞美聲、而
 甘心矣、乃使山僧具狀、潛請逆旅、請察老心、莫恪揮
 灑此舉也、令我東方之人、知朝鮮國有人、則非獨足
 下、光華弊山、弊山亦光華足下也、引領佇立、專待銀
 鈎鐵畫、璨落松風、蘿月之中、伏惟海容、

幽谷餘韻卷之十二



